

# 乙巳春早，喜见升卿

陆彩荣

澄女士的《报喜：白娘子新绘》新书首发式。白蛇迎新春，其乐也融融。

作为国家版本馆一总三分、四馆之一的文润阁，自2022年开馆以来，已入藏各类版本资源200多万件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文明基因库。因了工作关系，笔者三访文润阁，但见杭州馆除了尽心尽力做好收藏和版本基本陈列外，还充分发挥其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承等功能，精心组织各种主题的版本展，从浙江名人书画展到宋画大系成果展，从雕版研学体验到版画研究成果展……数字馆展示也几经演化，从玉琮的故事到姑苏版画的历史……

每来一次，都会发现馆内展览展出内容有新的丰富与充实。版本馆的人们不仅认真做好版本工作，还认真做好生态环境保护，在馆内山上种树种竹还种绿茶，这茶就名正言顺地成为文润茶。也许是沾了文润阁的文化滋养，其茶清香爽口，赢得茶客赞声一片。

蛇年新春，注定与杭州机缘深笃。灵隐寺的喜见升卿点了题，西子湖畔一帮热血青年则用Deepseek搅动了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一池春水。水光涟漪晴方好，庐山烟雨浙江潮！站在文润阁的楼顶，眺望余杭山水，但见5000年流水不断的良渚河，水波清亮，映衬天光。远处的山峦间，丝雨迷蒙。细察之下，已有新绿萌发，春风微漾。乙巳春早，春信撩人。

此时，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，机器人跳手

帕舞的遐思，还在地球村里发酵。人与机器人将如何共存共生？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与文明如何演进？百年变局，加速演进。

首个世界非遗情境下的春节气氛，还在神州游荡。多喜乐，长安宁，所愿皆所成！更成为蛇年激励中华儿女奋进新征程的励志之语。文润阁为增添节日气氛，举办了庆元宵猜灯谜活动，猜中者可获得西泠印社书法家现场书写的文创礼品。与此同时，东北的冰天雪地里，亚洲运动健儿则在尽情挥洒青春汗水，创造新的业绩，用一个个破纪录去提升亚洲冬季运动水平，去提升人类运动境界。乙巳大吉。感应于灵隐寺方丈的喜见升卿，南普陀寺的方丈祈愿蛇年好事发生，并昭告天下。新春共愿，天人合一，和合共生。元宵之夜，天朗气清。从杭州到北京，航路上灯火闪烁，一派祥和气象。即兴之余，请Deepseek各赋新旧诗及清平乐词一首，道说节日喜庆：

《云上的元宵》  
舷窗外，火树银花碎成河，  
杭州的灯火在云下织锦，  
月是未煮的汤圆，悬在夜的海。  
机翼切开星群，像一支笔  
将团圆的词句写进风的缝隙。

京城在望，跑道的光点连成谜语，  
谜底是归家时推门的笑，  
是燕山捧出的一碗热雪。

## 艺境



像光那样  
竺 泉

像光那样 沐浴万物的生长 带着闪烁 带着荡漾 把苍茫旷野照亮 像光那样 滋润生命的故乡 带着微笑 带着能量	把多彩世界绽放  像光那样 拥抱清晨的暖阳 像光那样 点燃大爱的飞扬 像光那样 把生命歌唱 像光那样 把美丽分享 像光那样 像光那样
---	--

## 璀璨灯节

钱国丹

灯》。那时候我正读初中一年级，花了一角钱买了张戏票，挤进那人头攒动的剧场。这个戏人物简单，只有小夫妻俩，他们一问一答、一唱一和，载歌载舞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。在这之前我看过几次越剧，以我十一二岁儿童的心智，觉得越剧悲悲切切、缠缠绵绵、有难难懂；哪比得《夫妻观灯》欢天喜地、明白易晓、朗朗上口？这以后，凡课间休息时，同学们常常夸张地模仿着舞台动作，一边唱那黄梅曲调：

富家一碗灯，  
大仓一粒粟；  
贫家一碗灯，  
父子相聚哭。  
风流太守知不知，  
惟恨笙歌无妙曲？  
试想如果年岁不好，或者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，遍地哀鸿，百姓连吃饭都成问题，哪有心思、哪有钱搞什么灯节？那糊涂的福建太守蔡君谟还搞摘楼，必得一家一灯，千古骂名自然就逃脱不了啦。

提起灯节，我就想起关于元宵灯的歌儿来。有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唱《五哥放羊》：  
正月里正月正，  
正月十五挂上那红灯。  
红灯（那个）挂在（那个）大门外，  
单（来）等我五（那个）哥他上工来……  
这是一个地主小姐与长工的爱情故事，有点活泼，有点小资，也有点酸楚。

下面的这一首，就比较进步了：都说那十五的月亮，比不过那屠属门前的大红灯。  
红灯（那个）大红灯，  
灯上写的是光荣，  
红灯挂在大门外，  
照得全家红通通……  
毋庸置疑，这是首拥军爱民的歌。歌中的主人公张大哥正在战场上“英勇杀敌立功”呢，这样的家庭，当然该好好慰问，好好关心，元宵节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，都被当作犒劳的奖品挂到军属门上了。

我们村子里有扎得龙船灯的高人，此君不但懂得天文、地理、文学、历史，且雕、

2025年2月16日 星期日

责任编辑:竺大文 林婧 联系电话:0571-85312335 邮箱:youfenglai2014@sina.com

### 心香一瓣

## 富阳的窗

谢 华

富阳鹳山春江第一楼是两层幽雅的房子，每扇窗打开都面对着蜿蜒流淌的富春江。在这个临江的小楼，《富春山居图》里的实景，总是能够得到很好的印证。

这几扇窗开得都不高，也不是太大，放在窗下的一张小圆桌上面，摆着几本民国版《郁达夫全集》初版本和他为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地下组织秘密创办的《民众》杂志，掩卷阅读，久梦初醒，原来郁先生最真实的一面是藏在这些原始版本里面的。

然而，“窗明几净”也算是“一枕偷然荣蝶梦，青樽黄卷自风流”了。打开窗来，看看辽阔的天空，苍翠的山林，清冽的江水……每年当春天来时，从窗外送来一阵阵浓郁的花香，射进一缕缕温和的阳光，使人们沉醉在它的迷幻世界里；但早起的啼鸟，一阵阵掠过这儿的窗前，诉说玫瑰已开，芳草已绿。夏天里，原野是绿透了，而那棵300多年的古香樟树叶却似一把雨伞，阴阴地遮在窗外，你可以尽情地去想象，在远方原野里棕色的牛、白色的羊，披着蓑笠的牧童，像一幅田园山水杰作，映射在你的眼帘里。秋风又起了，一片片落叶、一瓣瓣落花，都得由窗外躲到这小楼里来，诉说秋之信息。天边之孤雁，诉说离人的心肠，窗外草也枯了，树叶也渐渐地光了，田野也很荒凉，想象有那么一场大雪，就靠靠地在窗前飞舞，当你打开窗发现雪堆里开出一枝腊梅来，你将是怎样快活呵！

明朗之夜，不妨数天上的繁星，当着月亮你尽管高歌朗诵，任热情奔放。流泪也好，狂哭也好，挑着一盏似明似灭的孤灯，听鹳山上的沉寂，偶有夜晚穿行的松鼠啃噬果实的声音，你会觉得这时似乎是“秋愤鬼唱豔家词”的景况了。

窗子真是一件重要的装备，非但它可大量地输进新鲜空气和日光，多少诗篇词句里，可发现不少诗人隐士对它的触发，可见他们的生活，和它是有亲切的感情。

“高卧南窗看秋山”，陶渊明是多么的悠闲。  
“南山当户牖，沔水映园林。”祖咏题苏氏别业，偏赞美窗子安排得适宜。

“闲坐小窗读周易，不知春去几多时。”叶平岩喜欢坐在窗下读易。  
“梅子留酸软齿牙，芭蕉分绿与窗纱。”我最爱这时候之景致。

“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杜小山欣赏的风趣特异。

“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。”遇见来自故乡的客人，王摩诘一步就关心到窗前的梅花。

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在窗下燃起一支烛，备下一些茶点，喝着一口沁心的香茗，和知己谈论古今，确是人生的乐事呵！

窗子用纱蒙起来叫纱窗，他乡游子对所居住的房窗叫客窗，窗外种有数株芭蕉的叫蕉窗。夏夜，前看流萤，便可叫蛩窗。说话是不可乱说，须得看环境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可见窗子开了，就是光明，不然就黑暗了。

我们赶紧打开窗子来呵，富阳窗外的美景，尽收眼底。

## 枣树做了一个梦

李沅哲

外婆家的门前，有两棵枣树，一棵不知何时爬上了二楼的屋顶，一棵与之相对，夹着一条长长的通往西头的小路。

枣树身后，顺着屋顶延伸的“登云梯”，斜斜地连上二楼的窗台，那窗台像在注视，而高过屋檐的枣树，仿佛被那手臂似的“登云梯”托起。二楼的三角屋顶，微微下倾，就像外公戴的前进帽。

我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外公居住过的地方，竟悄无声息地变成了他的模样。

记忆里，春日枣树抽出的嫩芽是鹅黄色的，像撒了一树的小星星。树下总是整齐地堆着供烧饭用的柴火。等到枣树撑起一片浓荫，蝉儿在枝头鸣唱，偶尔抬头，青涩的小枣会在绿帘间躲藏。

一群孩子开始雀跃，打枣游戏可以提上日程了。

秋风起时，枣子熟了。红彤彤的果实压弯了枝头，如挂满了小灯笼一般。清晨的露水还未散尽，我们几个孩子就兴冲冲地爬上楼梯，楼板咚咚作响，像是为我们敲着战鼓。表姐身形瘦小，动作敏捷，她拿起竹竿就冲到了最前头。隔着楼梯院墙，她一手拉近一根枝条，一手去够那些最红的枣子，麻利得让人羡慕。

表姐的一声“快接枣”从树冠传来后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枣雨。弟弟妹妹们手忙脚乱地用衣襟去接，不过，还是有不少枣子滚落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表妹蹲在地上捡，一边捡一边往嘴里塞，喜蜜蜜地。

站在楼梯上，可以望见远处的田野、近处的屋顶，宁静的村庄，酣睡在温柔的晨光中。伸手可及的枣子，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，像一颗颗红绿相间的宝石。

外婆在院子里喊：“小心摔到腿了，娃儿！”声音里满是担忧，但却并不是真的阻止我们。她知道，这是童趣，是孩子们最欢乐的时光。偶尔有邻居路过，仰头看着我们，笑着说：“今年的枣子真红啊！”

打下来的枣子，外婆会分装几个布袋子里。一部分留着自家吃，分给舅舅舅妈们，一部分送给邻居，另外的要晒成红枣干，留作过年蒸白馒头用。我们总是挑那些最红的枣子藏进口袋，留着晚上躺在房顶的竹床上看星星时吃。

如今想起，那架连接记忆之门的“登云梯”，那些在晨光中闪烁的红枣，还有树下仰头张望的外婆，都成了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。枣树年年结果，可那些一起打枣的伙伴，却很少有机会再见到了。只有那棵枣树，依然守在外婆家的院墙外，等着下一个收获的季节。

枣树绿意盎然的样子，也鲜少看到了，它的枣更是再没品尝到了。这次特意来看枣树，逢上落雪。冬天的枣树光秃秃的，显得尤其瘦，枝丫上积攒的白色棉絮，让枣树陷入梦乡。也许，等春天来了，它就会醒来。我常想，枣树会不会做梦？梦里是不是会有满树的红枣？

面对着枣树，闲谈间，天空中一声扑闪，一群鸟雀结队盘旋，顺势落在了枣树顶端，不一会儿又飞来一群落在了辅枝。这一刻，是不是枣树梦见了红枣？它们就像一颗颗饱满的圆枣儿堆在枝头。

如今，外婆不在了，枣树还在。

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，守着这片土地，守着那些永远鲜活的记忆。鸟儿啾啾作语，像是外婆在轻声唤我的小名。